

學人話題

張元濟與羅家倫

● 柳和城

追求現代化的學人

上海張樹年先生，美國西雅圖羅久芳女士，分別保存著張元濟（字菊生張樹年之父）與羅家倫（字志希羅久芳之父）兩位的信息函稿四十餘通。一九九二年，他們互換複印件。兩套信件，合成全璧，展現了一位戊戌老人與一位五四健將之間三十年的忘年交誼。筆者有幸從張樹年先生處讀到這批珍貴文件，結合其他有關資料，特撰本文，以紀念兩位為中國近代文化教育建設做出貢獻的學人。

張元濟與羅家倫

一九一九年四月號「新潮」雜誌刊出一篇題為「今日中國之雜誌界」的文章，對當時雜誌界守舊、僵化的種種現象進行了全面抨擊。其主要篇幅是針對商務印書館的幾種雜誌而言的。文章批評「東方雜誌」是「雜亂」派的代表，「忽而工業，忽而政論，忽而農商，忽而靈學，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教育雜誌」在宣揚「名教中自有樂地，網常外別無完人」的封建道德；「學生

雜誌」要求學生委曲求媚，「以得任用者之歡」；「婦女雜誌」則「專說些叫女子當男子奴隸的話」。就像作者在「新潮」上發表的其他雄文高論一樣，這篇洋洋洒洒數千言的檄文，引起知識界的強烈反映。作為商務印書館經理的張元濟，不僅擇善而從，歡迎批評，而且由此堅定了他改革的決心和信心。當然，文章作者羅家倫的名字，也深深印入了這位戊戌老人的腦海之中。

傾心西學投身文教

張元濟雖為前清翰林，接受過完整的儒家傳統教育；但他很早就接觸並傾心於西學，參加戊戌變法即是其銳意改革的證明。投身文化教育事業，他視作救國報國的途徑。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高漲，張元濟很早就意識到自身的弱點。他認為：「時勢變遷，吾輩腦筋陳腐，亦應歸於淘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的館事日記有這樣一段記載：「昨與夢（高夢旦）、仙（王仙華）談，擬將『東方雜誌』大減。……今日見北京大

學又辦有『新潮』一種，夢又言減價事，又應對酌。」「東方雜誌」此時銷路越來越差，只能靠「大減價」來推銷，其窘狀由此可見一斑。「新潮」創刊於一九一九年一月，這時張元濟見到的大約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初發表於「北京大學日刊」上的「新潮雜誌社啟事」。該文稱「新潮」「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張元濟已預感其受歡迎程度會遠遠超過「東方雜誌」。羅家倫的文章發表後，他進一步意識到靠減價推銷的辦法與新文化雜誌競爭是不行的，出路只有改革自己的刊物，關鍵則是人才。於是，力邀胡適來商務主持編譯所，成為張元濟改革計劃的重要一環。同時，陸續起用胡愈之、沈雁冰、楊賢江、章錫琛、李石岑等青年編輯，替代日趨保守的老人。「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學生雜誌」、「婦女雜誌」於一九二一年起都不同程度地革新了編輯方向，改進了內容，其中「小說月報」的全面改革尤為令人矚目。這一切，與羅

家倫文章的「刺激」不無關係。

一九二〇年夏，羅家倫從北大畢業，準備遠渡重洋去歐美留學，同時他也有著編譯書稿的計劃。不久通過蔡元培介紹，他與張元濟取得了聯繫。八月九日，張元濟接到蔡元培為羅謀生在外編譯的信後，即與高夢旦商量，十一日復蔡元培信，附去羅在外編譯條件。九月二十日，張的日記中還有走訪羅家倫的記錄。談些什麼，沒有寫，但可以推斷這是羅離國赴美留學前的一次餞行式拜訪。一九二一年三月張元濟日記中有多次與羅書札往來的記載。如三月十二日：「羅志希來信送編譯所，由高、江二君擬定答復各條交來」；三月十九日：「復羅志希信，交編譯所留稿」。顯然，這都是有關羅家倫「在外編譯」的事。可惜這時張元濟已退居監理，其間日記大都簡略，與羅通信的內容就難以稽考了，張、羅兩家後人保存的信件中也沒有早期的幾封。

助羅家倫完成學業

羅家倫先後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與歷史，曾親隨杜威學習實驗主義哲學，後赴德國柏林大學繼續留學。起先，他靠了國內實業家穆藕初所捐基金度過了幾年，一九二四年夏基金斷絕，生活頗為困頓。這年年底，他將「科學與玄學」一書書稿寄商務印書館，得到預支稿酬數百元，暫時維持了一段生活。國內雖不乏以接

濟款項見詢者，但羅家倫考慮到政治及其他復雜關係，「寧然窮，而不受」。僅有時向老師蔣夢麟及幾位知交告急，暫借若干，以解燃眉之急。眼看錢袋又罄，非中途輟學回國不可了。此時也在德充任「老學生」，研究民俗學的蔡元培，正應張元濟之托給張的女兒說媒，對象之一即是羅家倫。張本來就十分賞識羅的才華，於是準備請羅擔任商務編輯，並轉托老友打聽羅的家世等情況，表示願意資助留學川資。蔡元培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致張信說：

「羅君已有覆函，其家世似無問題，惟所稱『願於訂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誼』云云，於尊府方面是否相宜，尚希斟酌。資助川資一層，彼尚有留英、留法計劃，需借千五百元，而以兩譯稿相抵。吾哥能玉成之否？原函奉覽。弟此時尚未告以助款之舉出吾哥美意，故彼頗以政黨為言。」

四月二日張覆函蔡，說：

「前函擬為羅君籌借回國川資，本意欲邀其到公司擔任編譯之事，同時藉以考察其性情行為。今羅君歸國有期，欲赴英法再加數月之研究，鄙意亦甚贊成。茲特專照前商，先匯去八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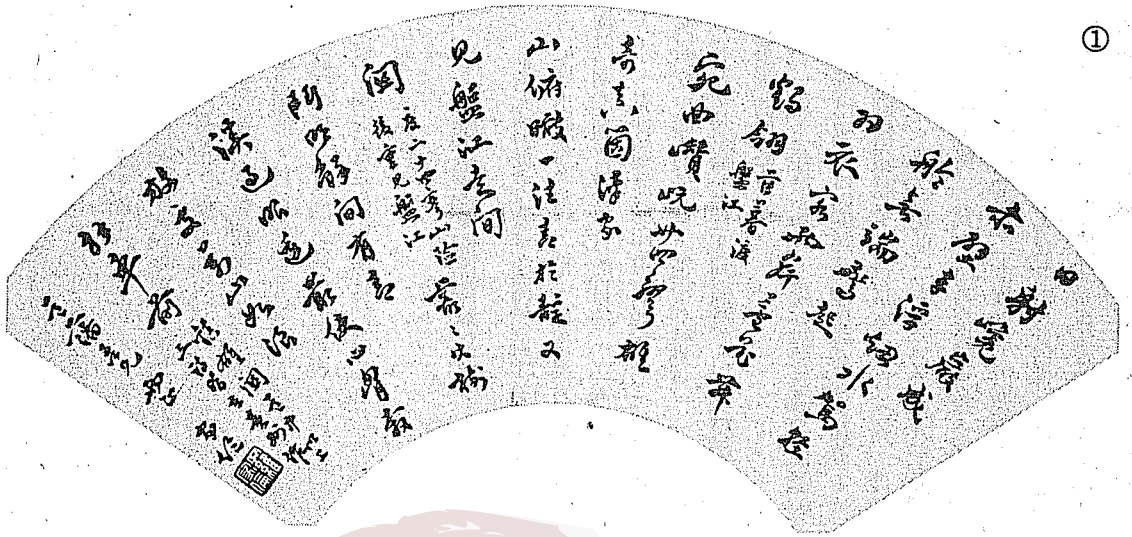
五四人物生活經驗

蔡元培後來說媒並未成功，羅家倫沒有成為張元濟的女婿，但張資助羅完成學業的承諾未改。羅收到匯款後，五月二十四、二

十五日在倫敦給張元濟寫了一封長達二十三頁，近五千字的長信。除了感謝張的恩遇外，還詳細地傾訴自己在國外的感受和下一步學習研究的計劃。他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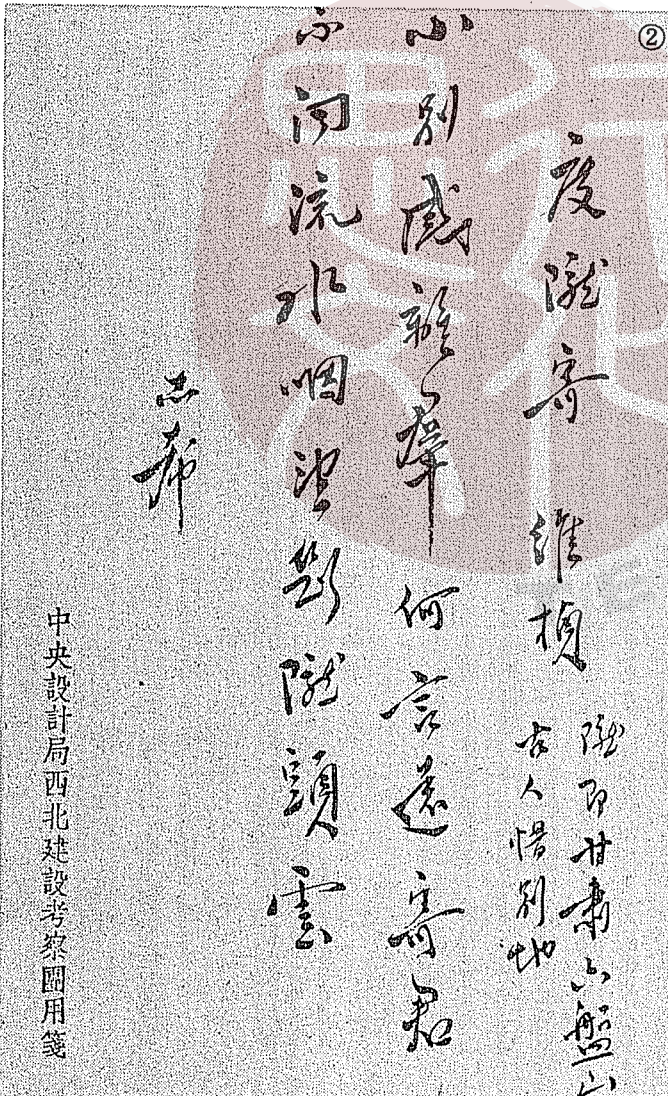
「世間只有兩種人是我真佩服的：一種是真有偉大魄力、人格、才幹去做事的人，一種是對於學問真有獨出心裁的貢獻的人。就過去的事實論，自外人觀之，不才似游移於做事求學二者之間。二者自知不能兼，故不能不擇一。五年以來，均致力於後者。」經過「自省」，他認為自己「天性與為學較近」，「做事不免犧牲我率真的天地」。他告訴張元濟，出國後所治之學範圍頗廣，後來才逐漸專致力於歷史哲學。他認為，「當思欲導中國民族於進化之正軌，歷史哲學實為重要。」他有心寫一部中國近百年通史，「因此期為中國歷史變遷最大之期。可以斷代，兩種文明接觸後，不但政治、社會、經濟制度（民族生存問題所關），互相衝突，而且思想文化無一而不持戰。此等大變，亦世界史所少有，乃最值得研究之問題。」他決心充分閱讀大英博物館的藏書，並運動一宗款項，盡力收購各種書籍，「建設一西文關於中國書籍之書藏」。他還計劃編輯一種「中國近百年史料叢刊」，「一方面就各人分開問題研究之報告刊行之（如『乾嘉間吏治腐敗情形』、『太平軍起事之原因』、『鴉片戰爭起來原因』等）；一方面編輯可靠難得之近百年史料刊行之。」後一類包括西

①



① 羅家倫為張道藩書寫的扇面。

② 羅家倫考察西北時，寫給夫人張維楨女士的詩篇。



中央設計局西北建設考察團用箋

洋官方文件、個人記載，以及中國當年總理衙門檔案與私人當局者的記錄。羅以為有此史料叢刊為基礎，「方可寫二信史」，「即動手者自己寫不成史，而後人得此一層可靠之工作，即能以此為根據而繼續建設名著也。」這封長信，對於研究這位五四風雲人物的思想變遷、學術觀點及生活經歷，都有重要參考價值。羅尊稱張元濟為「純潔的前輩」，其率真、自剖之情溢於言表。羅家倫為編輯中國百年信史所作的努力和龐大構想，更令人感動。

扶植後學慷慨輸財

張元濟從戊戌維新開始就主張培養人才。從事出版事業後，他一面通過自己的出版物以期達到普及教育的目的，一面廣泛羅致人才，充實到商務印書館各部門。對於羅家倫研究史學的計劃，他十分贊賞，一心扶植，不久又續匯七百元到倫敦，以支持羅家倫在英國的留學計劃。

一九二五年九月，羅家倫渡過英倫海峽，來到巴黎大學聽課並作研究。他在英、法各大圖書館閱讀了大量重要文件載籍，涉及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法戰爭及太平天國等各方面史料。其中有被侵略軍搶去的太平天國南京所刻書籍二十餘種，以及太平天國諸王、李鴻章、戈登等來往信件。他還參與整理巴黎東方學院所藏當年被法軍擄去的兩廣總督衙門數百箱外交文件。他托友人到各

地圖書館抄錄有關中國的文書檔案，也頗有所獲。緊張的學習和研究活動，也未使羅家倫完全忘情於國內政治。當「五卅」事件發生後，一部分同情中國的英國政界人士舉行了抗議活動，羅家倫也積極參加。在張元濟的遺物中有兩份羅在英國國會及工黨抗議集會上的英文演說詞，就是羅家倫寄回供商務

「英文雜誌」發表所用的。他雖一再宣稱爭取多讀國外資料，幾乎不讀國內新出的書；然而當他在一位法國漢學家那裡看到商務印書館剛剛出版的「翁文恭公日記」（張元濟題簽並撰跋），就情不自禁地讀了起來，並在一封致張元濟的信中對此稱贊不已。留學期間，羅家倫還翻譯了芮恩施著「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Paul Reusc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一九二二年初版，一九二五年三版）和柏雷著「思想自由史」（J.D.Bury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一九二七年初版）。在致張元濟的信中提到擬譯羅素近著「論教育」，後因故未譯出。

原先清華學校有資助羅家倫購買和抄印關於中國史料用款的計劃，後因學校內部風潮而告吹。這對羅是個打擊，不僅使許多重要資料無法購回，而且連回國的川資也無著落了。

值此困難之際，羅家倫不得已來信向張元濟告急，張慨然允諾，又電匯，1934年法郎（合法幣六百元）至巴黎，解決了羅回

國所需川資。這份電匯收據至今仍有樹年先生所珍藏著。

珍貴史料回歸祖國

一九二六年七月，經過整整六年歐風美雨的洗禮，帶著滿滿行篋的圖書資料，羅家倫躊躇滿志地回國了。他在上海停留的一個多月中，曾多次拜訪張元濟，商談帶回的一批近代史資料編目及出版事宜。八月三日，張致函羅，談的就是此事：

「疊次晤談，至為快慰，承假閱鴉片戰役文牘，連日料檢，已編成目錄三分之二，容再呈閱。原件蠹損甚重，裝裱甚費時日。鄙意擬先借錄一分，倘蒙允諾，當屬寫官注意，勿使加損，發抄時點件收發，當不至誤，並擬登錄數件登入「東方雜誌」。謹候示遵，至尊意，擬全部印行，固足供學者之參考。然恐銷路無多，擬俟逐錄完畢，分別編次，再行奉商。又，巴黎舊書店蒐得已經絕版之康雍之際寓華傳教士通信若干冊，擬屬東方圖書館備款購存，即托敝公司與巴黎素有往來之銀行代為付款。」

八月十六日張元濟又致函羅：

「鴉片戰役分交文牘屬檢還，有葡萄牙甘結一包，茲已檢出，兩包送還。又附還太平天國官書，計抄本四冊，又零件兩種，統乞查收，示復為幸。分交文牘裱裝亦已估價，原信並紙樣送去，並祈察核。」

這些史料，當時似未及出版，「東方雜

誌」也未罷「選錄」，其原因不詳。至於巴黎舊書店寓華傳教士通信若干冊，後來是否購到，現已無法查考了。但是，張、羅兩人為近代史珍貴史料回歸祖國和傳世所作出的傑出貢獻，至今令人敬佩不已。

忘年之交寄予厚望

羅家倫應南京東南大學邀請擔任教授。

九月，在赴任前他從上海回到南昌，安頓家人。這時北伐戰爭正以摧枯拉朽之勢勝利進行，南昌已處於國民革命的包圍之中，戰爭激烈，交通斷絕，羅家倫一時無法離去。一九二六年十月間的一天，軍閥潰兵在逃竄中洗劫了羅的家，羅竟被刺刀捅傷數處。脫險後，他悲憤萬狀地致函張元濟說：「以十餘年作有意識之力學，設竟死於此，心何以甘！」最後終於找到一條路，在「環城炮如春雷，彈如急雨」之中，他離開了南昌，把家人護送到杭州，旋即來到尚在軍閥統治下的南京。不久，羅家倫接南昌家信，告以幣幣作廢，家用無著。而東大薪水又一時不能發下，羅家倫一籌莫展，只能再次寫信給張元濟請求支援。張當即通過商務印書館南昌、南京兩分館，匯去五百元，並在附信中說：「朋友有通財之義，況當患難之時。來書過於謙抑，能令人踴躍難安也。」張元濟把羅家倫當作忘年之交，羅則把張看作可以信賴的長者寄予厚望。羅家倫任東南大學教職時間很短。從期間與張元濟的通信看，他先後

數次來滬趨謁求教，教學中有什麼計劃他也寫信告訴張元濟。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羅組織了一門「近代西洋學術概觀」的課程，約請十餘人講授，分歷史、科學、政治思想及制度、經濟思想及制度、哲學、美術等分科十七種。羅在信中說：「此舉蓋欲與學生以近代西洋文化之鳥瞰，而為此間學術機關添幾分生氣也。」只是不久羅家倫離開東大，參加北伐戰爭，此計劃是否實現就不得而知了。這時期，羅家倫對收購中國近代史資料繼續表現出極大的熱忱。羅從楊杏佛處聽說上海總商會的方椒伯購得一批林則徐遺札，忙不疊致函張元濟托為求訪。張通過友人轉詢，得知方並未購得林文忠遺札，覆函告羅。此事雖未成功，但無疑也可稱史壇一則佳話吧！

羅家倫投軍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授少將軍銜，世有「儒將」之稱。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他在中央黨務學校任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羅家倫來滬結婚。張元濟這時剛經歷了一場「奇遇」——被綁票、留盜窟六周夜——脫險不久，聞訊後在一封信中問胡適：「羅志希十三日結婚，度日來已在滬上。寓何處，兄如知之，乞示，悉擬送賀禮也。」胡適回信說不知。但想來張元濟的賀禮是送到的，因為像羅家倫這樣的名人是不難找到的。

一九二九年國民政府委派羅家倫為清華大學校長。六月九日，羅致函張元濟：

「清華事疊辭不獲。好在基金交出（由外交部交文化基金會），專轄問題亦經國務會議通過，明顯之障礙已去。……如能將清華辦成一有研究性之大學而加以平民化，或亦先生所默許也，一切尚望常與指導。」張元濟向來以教育為己任，始終關注着國內教育界動態，對清華大學因庚款基金關係向隸外交部甚感奇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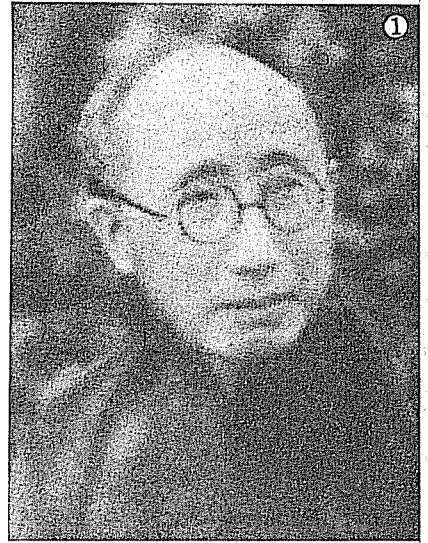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進占北京時，他就在一封致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的信中，對蔡提議「整一教育機關」十分贊賞，希望日後能改變清華隸屬。現羅家倫被任命為清華校長，他更感欣慰，覆信祝賀：「藉悉學優望負，倚畀甚隆。貴校基金改定專轄，我公所持政策可以實行，曷勝欣喜。」羅主持清華近兩年，確有不少建樹，他沒有辜負老人的期望。

張多次在信中問候羅家倫的父親。羅父六十大壽時，張致函遙祝，郵寄去梅花畫軸一幅作為壽禮，並題賀聯一副：

孤山種梅，千秋韻事；

歲寒枝老，定卜長春。

張元濟為他人祝壽所作聯語，存世者不多，此聯可補遺缺之憾。此信僅署「六月三十日」。筆者請教羅久芳女士，承蒙羅女士覆信告知其祖父羅傳珍先生於清同治九年（一八九〇年），六十大壽當為一九二九年。其時羅家倫正在清華大學校長任內。



①

①資助羅家倫完成學業的張元濟。

②民國十一年羅家倫由美赴歐在船上留影。

③張元濟寫給羅家倫的親筆信函。



②

③希覽閱者次略述其為情狀承

何國鴉片戰征女陸連日精檢已編成目錄

三分之二容再

閱者得教核書重裝裱書費時日即志擬

先借錄一分仿蒙

允准肯勞寫字注志勿便加裝裝鈔時點

鈔收者首乃上議謹候

示送

為云擬全部一印行國立供學如參改然此

館收之夕擬後邊錄完畢勿別編次再

書商又巴黎舊書店蒐以日往估收之庶新

書商高華放士通信若干冊擬房書方圖書

館備款購存此特與之巴黎亦有什書銀行

地為時款蒙

免爾施書反務治其信名日錄就外行

擲下 全書若干冊以須得價數日並抄 王及張

星月 和 二月三日

半生心血化為劫灰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中，日本帝國主義轟炸並縱火焚毀了商務印書館與東方圖書館。張元濟數十年來苦心孤詣收集起來的幾十萬冊圖籍化為灰燼。學人聞之，無不悲痛。羅家倫一面致函慰問，一面奔走呼籲，認為「不可不協助其恢復。設不能促其迅速之恢復，則不但文化損失，而於思想界有莫大之危險。」其情實為可掬。無奈「南京方面聞者避之」響應者寥寥。羅的一片熱情付諸東流。張元濟六月二十二日覆信，也頗為感人：

「奉本月十二日手教，備承垂注，感荷無似。承示二月初旬，滄戰初作，有書見寄，迄未奉到。彼時郵政總局處日兵監視之下，人心紛亂，事務停頓，或被遺失亦未可知，然我兄關愛之深，固當永久勿諼也。商務被毀，固屬可惜，最可痛者為東方圖書館三十萬本之圖書，及涵芬樓所藏之古本（原存三萬五千餘冊，事前取出，寄存銀行者僅五千三百餘冊），此恐無復興之望。每一念及，為之心痛。我兄前寄存在倫敦收回之外交文牘，不知已取去否。若猶未也，則亦為六丁攝去矣！……承許協助，極為感謝。將伯之呼，將來當再奉瀆。弟獨自損害，尚不甚重。辱荷垂詢，久銘心版。然斷不敢累及友朋。高誼雲天，祇當心領。」

同時期他在給其他友人的信中，也一再

表達了對「東方」數十萬冊圖書化為劫灰的悲憤之情。這是他半生的心血啊！

知恩圖報情真意切

羅家倫對張元濟當初一而再，再而三慷慨資助，一直銘記心懷。值此商務遭劫之時，他更感到應「盡力設法以報先生之厚誼」。可是幾年來到處奔波，積蓄無多，直至任中央大學校長後，羅的生活才較為安定。經過三四個月的積蓄，得款一千元，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通過銀行匯給了張元濟，以償還十年前之「義債」並稱「其餘之款擬於一年至一年半以內還清。受前輩扶植之人決非有心負義者。」張收到匯款單後，覆函羅家倫：「區區小事，何必掛懷。弟雖疊受銀行倒閉及投資失敗之累，然尚可支持。朋友通財，萬不能認為債項，故仍托上海銀行退回。異日設或困窮，再祈見惠可也。」經過羅的執意堅持，張元濟才收下這筆匯款。一九三六年六月，羅家倫以預祝張七十壽辰為名，又匯來一千元，「以補入先生當年之墊項」。這次張堅決不收，把款退回。羅又匯入，張率性不去銀行領款。直到第二年四月，張元濟有事去南京，順道拜訪羅家倫，當面交還匯款單。又是經過兩人友好的推諉，羅保證以後不再匯寄了，張這才收下。

他們的友誼是真誠的。張元濟向來反對親友為自己做壽，幾次「整壽」，他都有意外出「避壽」。親朋饋贈的壽禮常常被他退

回，羅家倫卻是個例外。一九三六年張七十壽辰前，羅送了一座精巧的瓷屏風，上面是清代同、光年間景德鎮名畫家程雪筭的畫。張元濟一直放置在書桌案頭，直至逝世。

兩代學人一對摯友

一九四七年五月，羅家倫出任首任駐印大使。三月中旬，羅經過滬上曾拜訪張元濟。不巧這一天張正外出未遇。張元濟回寓見名片，當即讓兒子代為回訪。可惜羅已返南京，失之交臂。於是張遂即寫信致謝，並祝羅被任命為駐印大使。信中說：「前見報載，榮膺印度大使，東亞兩大，確有可以提攜之處，此非尋常蕩節也。詩云：『皇皇者華，於彼原隰』，可為賢者詠矣。」這裡張元濟很貼切地用了一個「詩·小雅」中的典故。「皇皇者華」乃「小雅」中的一篇。「詩序」謂「君遣使臣」之詩，「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張以此勉勵羅「不辱使命」，表現了張對羅從事中印友好事業寄以期望。

一九四八年初，印度民族領袖甘地被刺身亡。張元濟聞訊後於三月二日致函羅家倫，告以「東方雜誌」準備出版一期專號，請羅提供稿件。信中他對甘地及其非暴力主義作了極高的評價：

「昊天不弔，甘地被狙，凡有血氣，罔不痛悼。環顧我國，恨無此人。豈惟我國，今世界亦罕見媿匹也。『東方雜誌』思出專

號，以誌哀榮，藉申敬慕。彼邦記載知必甚詳。蕩節所在，敢乞代緝自出事後一切報紙，涉及喪葬之禮，弔唁之儀，暨其家庭故事，戕殺案情者（似英文記載為限，能得精美圖畫尤佳）匯集飛寄。又如最近新出英文書籍記其生平言行可歌可泣者，無論為印人或歐美人所著，亦乞代購數種寄我。書價、郵費並望開告，如數還上。」

這封新發現的張元濟書札，對了解並理清這位戊戌老人的思想脈絡極為重要。聯繫他以往「和平改革，勿傷元氣」的一貫主張，可以看「非暴力」和人道主義在他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羅家倫覆函張元濟：

「甘地之喪，殊堪痛悼。先生對此老之崇敬若斯，可見天下之大道達德揆一也。『東方』出專號，極表贊同，已囑本館同人分別撰譯稿件。最近印度報紙發表甘地年譜一份，當係其弟子、親屬所編，較為詳實。因其中名詞或有非國內人士所能詳者，故托同人合譯。譯成恐有數萬字，或可出一小書也。總之，一個半月以內約有五萬字稿件寄奉。倫曾寫一篇『聖雄証果記』，交『京滬周刊』發表，係寫目擊情形，可請轉載。」

羅家倫的辦事效率之高，令人驚奇。一個月後，文稿、圖書就送到了張元濟的案頭。從現存張致羅的信中，我們可以知道：「追悼甘地專號」上羅提供的文稿和其他有關

圖書，為同年三月羅家倫歸國述職時親自攜回的。因匆匆過滬赴寧，羅托友人專程送到張宅。三月二十七日張覆函羅：

「奉到薛、糜二君鴻文三篇，影片三楨，又關涉甘地及其他言論集七冊，均足為『東方雜誌』甘地號資料，至感盛意。……」

在張元濟的關心下，一九四八年五月，「東方雜誌」第四十四卷第五號「追悼甘地專號」出版了。其中薛留生「甘地的一生」和糜文開「聖雄甘地葬禮記」、「甘地簡要年譜」三文，當即為張收到的「薛、糜二君鴻文三篇」。羅家倫的「聖雄証果記」也轉載於此。另外，吳澤炎節譯「甘地嘉言鈔」及「甘地論人民運動」等補白，無疑均譯自羅帶回的書籍之中。「追悼甘地專號」的及時出版，為國內各界了解甘地與印度獨立後現狀，提供了較為詳實的材料。駐印大使的甘地被刺目擊記，當時更富有可讀性。

從現存羅家倫這一時期覆張的三封信看，他們除討論「甘地專號」編輯事宜外，還論及國內局勢和印巴次大陸局勢。羅告訴張他出訪錫蘭（今斯里蘭卡）的種種見聞。當時錫蘭獨立，羅作為中國政府特使，參加其開國典禮，還應邀參觀訪問了幾處佛教名勝。遊興所至，羅作詩記遊，特抄示兩首寄奉張元濟：

隊前大象披文甲，旗上雄獅舞寶刀。
艷服不教游女占，滿街僧著杏黃袍。
杖錫遍送不計程，流沙雪岭海天雲。

求真求確名僧志，細讀巴利異樣文。

羅家倫的這兩首七絕原題「錫蘭獨立慶典游行即事」與「咏懷法顯」。前一首記錄錫蘭獨立慶典盛況，後一首寫遊覽佛教名勝法顯遺跡的感嘆。後均收入其詩作「心影游踪集」。

戊戌老人張元濟與五四健將羅家倫的交往，是現代文化史上一段值得稱頌的佳話。一個開過則喜，銳意改革；一個孜孜不倦，積極進取。一個扶植後學，慷慨輸財；一個知恩圖報，情真意切。兩代學人，一對摯友，從五四開始的友誼持續了三十年之久。如今太平洋兩岸架起友誼長橋，張、羅兩位先生的後人又把這友誼繼續下來，發揚光大，這是值得慶幸的。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旅遊記趣等作品為主。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請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